

重读文学经典, 丰盈精神世界

——“作家眼中的经典与阅读”四人谈

从中国的文字和土地出发

□阿来(中国作协副主席、四川省作协主席)

我这一代人刚刚十七八岁的时候,就迎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,国门大开,思想文化也进一步更新。那时候,我们听到最多的不只是中国的新闻,而是整个世界的新闻。那时候人们都说“我们要走向世界”,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说,不是我们走向了世界,而是我们跟世界隔绝很久以后再打开国门,世界就扑面而来。我们疯狂地吮吸,接受新的观念、新的思想、新的方法与新的修辞。

有二三十年的时间,我一边写作一边接受“欧风美雨”。当年我们眼中的经典作家的名单很长,他们是雨果,是左拉,是托尔斯泰,是塞万提斯,是海明威,是加西亚·马尔克斯……但当我人到中年,忽然意识到,早年我们对世界的接受,当然非常应该且必要,但如今我们倡导文化自觉、文化自信的时候,社会各界都在追问一个根本命题:何以中国?

文字上,我们就有非常突出的特色。中国人开始造第一个字的时候,就是先看到一幅生动鲜明的图画,再把这幅图画抽象成一个字,江河湖海都是这样。当我们一味效仿西方的观念与创作手法,却依旧用汉字书写中国人的生活与精神世界,就会发现:融入世界后,我们要重新建构自身完整的文化精神体系,应当从极具文学表现力的文字开始。

我是年过四十以后“再出发”的。这一次是从中国的文字和土地出发,重新完成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和审美精神的自我建构。不然读者也会质疑,为什么你们老写一些洋腔洋调的小说?所以这几年来,我的阅读重心渐渐回归中国古典经典。尤其近几年,我嘴边常挂着的经典作家,正从那些外国人慢慢变成中国诗人。

我尤其遇到了两位伟大的诗人。

在唐代,我遇到了杜甫。我阅读杜甫的方法就是记住他所有的文字作品,我也去他写下这些文字的地方,前些天,我还在三峡,去了白帝城,就是为了体悟怎么就“风急天高猿啸哀”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,怎么又“飘飘何所似”了?纸上得来终觉浅。这类诗人的文字都是写在路上的,他们的灵魂永远在路上。

我在宋代遇到了苏东坡。他的一生中,有跟他政见不合的王安石,也有跟他亦师亦友的黄庭坚。他们非常坦然地抱着奉献甚至牺牲的热情投身政事,彼此没有私人恩怨,只有对家国山河的热爱。他们早年的政治理念分歧,源于各自对国家前途的坚守;晚年精神上的相知相惜,也同样源于这份家国情怀。2025年,我专程重走了苏东坡生命最后一年走过的路。走到南昌时,我忽然想到,这里也是红军长征之后,留守队伍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根据地。这支队伍的一



4月20日,中国作协在江西南昌举办“文学浸万家——重读文学经典”活动。在“作家眼中的经典与阅读”环节,阿来、彭学明、祝勇、蔡崇达围绕主题进行分享,讲述各自与文学的真切情缘,带领读者重温文学经典的魅力。本期摘登部分发言,以飨读者。

——编者

位重要领导人也是苏东坡的家乡——陈毅。他说:“最爱是苏辛。”

感受吧!你突然跨越八九百年的时空,看见一些试图改变中国的伟大灵魂,他们的精神都在你阅读时发出巨大的共振回响。我想,这就是文学的力量。中国人的家国情怀、情感底色与精神智慧,几千年来是一致的。国家的富强安定、百姓的幸福安稳、个体生命的丰盈充实,都是伟大文学给予世人的精神滋养。所以我认为,阅读大部分时候是在路上阅读,不是刻意要在路上,而是这些伟大的人物他们本就在路上。

今天,我们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,很有可能会迷失。这个迷失就是忘掉本根、忘掉自我。我年轻时有过这种迷失,中年才开始弥补。自读文学经典的意义,正在于滋养我们的情感世界,丰盈精神追求,筑牢内心的精神根基。

文学要多情地歌唱,深情地抚慰

□彭学明(中国作协创联部原主任、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任)

从前,有一个山村少年,因为贫穷而受尽了白眼,更因为父母的离异而尝尽了酸甜苦辣,可是,他却酷爱读书,成绩始终是全年第一,不但是三好学生,还是三好标兵。《红岩》《红日》《山乡巨变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静静的顿河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经典文学作品,都被他翻阅过不止两遍。这些文学经典不但陪伴了他孤独的童年、少年,更向他展示了山村以外的世界。书中那些人物的美好品格滋养和淬炼了他的人生、人品和人格,陶冶和净化了他的心灵、精神和灵魂,从而让他变成了一个有光亮、有温度、有筋骨和有作为的人。他考上了大学,成为一名作家,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发行。这个人,就是我。

好的书籍和文学作品不仅能够让我们获得知识,改变命运,馈赠我们美好的诗与远方,星辰大海,还能拓宽我们人生的宽度,延伸我们人生的长度,提升我们人生的高度。

2010年,我在宁夏西吉县认识了一个农民作者康鹏飞。他说,他曾经是一个小混混,干了不少坏事。有一次他路过一家书店,偷了一本路遥

的《平凡的世界》去卖,却一时没有卖掉,便自己试着翻了翻,结果一看就入迷了。他说,孙少平、孙少安两兄弟比自己还苦,为什么他们那么励志、向上、向善、向好,而我为什么这么堕落和可恶?文学像一束光,第一次照见了他们,照见了灵魂。他开始喜欢看书,并学着写作,成了宁夏有影响力的农民作家。

好的书籍和文学作品不但可以洞察自己、照见灵魂,还可以为我们的人生导航、纠偏,照亮生活,点亮人生。

我的家乡湖南省湘西自治州保靖县,有四个人在歌厅唱歌时,与人发生了冲突,其中一个犯下了命案。他们既不承认,也不指认罪犯,都被关了起来。后来,我的长篇纪实作品《娘》出版发行,监狱的干警买了几十本书给服刑人员阅读。四个人中一个姓石的人读了以后,主动坦白人是他打死的。干警特别震惊,问他为什么现在才坦白?他说这本书让他深受教育,特别是娘教育子女们不要害人、要做好人。

好的书籍和文学作品不但能够文以载道、以文化人,唤醒良知、复苏人性,还能够影响、救赎、感化世道人心。

在此,我倡议大家多写好书和有用的书。文学不是万能的,但一定是有用的。文学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,但一定是一剂良方。文学要多情地歌唱,也要深情地抚慰。

阅读也是一种自我突破与创新

□祝勇(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长、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)

近几年,我一直在有意无意地重读文学经典,主要是两个系列,一个是古典文学,一个是当代文学。这两个系列对我来说,都是十分亲切且容易融入的。

说到古典文学,我这一代人没有什么童子功,小时候没有太多国学的熏染。所以这些年,我一直沉下心来,系统补修国学经典基础。我的博士生导师叫刘梦溪,我跟他读书期间,记得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“重回原点”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回到最初的文化根源,就是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



秋》。我把这些年重读经典的感悟与思考,整理成了一本书,名叫《青灯伴我》。

另一方面,我也一直在重读中国当代文学。当代文学陪伴了我的成长岁月,从20世纪80年代读中学开始,我就阅读了大量当代文学作品,我是读着这些作品长大的,这些年我也在不断地重读它们。它们就摆在我的案上,没事儿我就品读。随着时间流逝、时代变迁,再加上我从普通读者到创作者的身份变化,我在重读这些当代文学作品的时候,会有很多新的感受和新的发现。

我近期正在读姚雪垠的历史小说《李自成》。我家藏有197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版本,这部书从我小时候就摆在书架上,但我一直没有认真读过。一来是篇幅过长,二来受固有印象影响,我以为这部受时代背景影响较大的长篇历史小说,会刻意拔高农民起义主题,遵循特定时期的创作范式,所以心里先入为主,一直搁置未读。后来我计划创作历史题材长篇小说,便系统研读国内当代历史题材作品,这才开始通读十卷本《李自成》。读后我才发现,和我原先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,姚雪垠对李自成的刻画极其立体、细腻且层次丰富,并不是简单歌颂,而是深入刻画他的人生境遇、命运沉浮与心态的变化。小说对人物处境、命运转折和心理挣扎的描摹十分深刻,诸多细节描写真实又传神。可以说,《李自成》完全没有过时,它完全配得上经典之名。

我们常说写作需要创新,其实阅读同样是一种自我突破与创新。重读经典,是超越固有认知、重新认识作品、认识世界,同时也重新审视自我的过程。我十分认同“重读文学经典”这个主题,今后也会一直坚持重读经典、常读常新。

愿我们通过文学相互照亮

□蔡崇达(福建省作协副主席)

在成为写作者之前,我首先是深受阅读惠恩的读者。小学五六年级时,我的内心滋生出了大量陌生的情绪、情感、欲望和渴望,我不认识它们,不知道如何和它们相处,不知道怎么理解它们。它们如同汹涌的海浪,一直在拍打我的内心。

我感到惶惑,试图向父母和师长求助。但当我鼓起勇气试着张口,才发现我不会表达,我不知道哪些词语可以形容它们,也不知道如何组织语言描述。我对着想求助的对象几番尝试,最终却只能吐出凌乱破碎的字句,这是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直面内心的无力。语言无法搭建连接他人心灵的桥梁,他人也难以抵达我的心灵深处。

我终于知道,人是那么难以自我理解和自我表达。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孤独,理解为什么人会孤独,我甚至知道了孤独会是人生的常态——并不是人心不愿意相互靠近、连接,只是因为,表达从来是困难的。

这份困境让我陷入迷茫,成了外人眼中沉默封闭的人,实则是囿于表达的困顿。最终救赎我的,是阅读。

在学校图书馆,一本本文学著作点亮了我的内心。借由作家的文字,我看见了自已隐秘的情绪与内心角落,渐渐懂得,原来一本好的作品,便是一个纯粹的、真挚的、敏感的灵魂。当文字照亮创作者的内心,也会点亮世人共通的情愫。跨越时空,读者总能借由这些文字看清自我、表达自我。

我终于理解人类为什么阅读了——人心浩瀚如宇宙,充满大量晦暗不明的角落,而作家努力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恰是点亮这些角落的星光。这世界最美好的地方,必定是图书馆,那里聚集了一代又一代、一个又一个灵魂,藏着人类照亮自我、理解他人的全部努力。

我就此懂得了阅读,懂得通过阅读召唤来自不同时代、不同国家、不同民族的写作者,召唤这些通过文字散发着光芒、悲悯且温柔的灵魂。书籍也由此成为我可以随身携带的“避难所”。通过阅读,我感受到了人类一直以来对自我内心深处抵达的所有努力。但阅读得越多,我越知道,时代不断前行,人心持续舒展,抵达人心深处是一场需要代际接力工程。

亲爱的读者,阅读是所有人为了关心所有人而努力找到的方式和路径。当下是个知识爆炸的时代,太多阅读陷入功利化、工具化,人们错失了阅读的本真价值:抵达、理解和陪伴。愿我们都能遇见直抵心灵的阅读,在文字中收获灵魂的相伴;愿我们不负阅读初心,不负写作者的温柔观照;愿我们通过文学相互照亮。

数字时代的阅读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除了阅读介质从纸质图书变为电子媒介外,人们的阅读行为也正在改变。

首先是阅读可以被量化。最初我们的阅读还只是书籍数量上的统计,豆瓣网出现后,我们能清晰地知道自己的阅读数据——一年读了多少本书,一共读了多少本书,还有多少想读而未读的书。阅读对象的量化呈现,带给人一种无形的驱动力,直接影响了中国“80后”“90后”文艺青年群体的成长。

可当阅读的介质发生根本性转变,从纸质媒介转移到电子媒介时,被测量的不仅是阅读的对象,还有阅读这一行为本身。各种阅读平台不光显示书的量化指标如推荐值、字数、参与阅读和阅读完成的人等,还对个人的读书情况进行了量化:阅读进度、阅读时长、读书排行榜、月度统计、阅读挑战计划。阅读不再是一个整体的、连贯的行为,而是不断被拆分、评估。因为很多阅读平台关联社交媒体,它还具有一定的社交属性,把阅读变成了一种竞赛。

如果想在阅读竞赛中脱颖而出,除了真花时间去读书外,还有一个捷径,就是读那些好读的书。于是轻松的读物受到人们青睐,两个小时就可以读完一本并标记。甚至不再是单本书,而是单篇文章,也能成为一个阅读单元。而那些需要花费长时间的大部头著作,除了专业研究者外,在数字时代渐渐无人问津。

阅读行为的另一个趋势,是“阅读”变成了“悦读”。人们的阅读变得更为容易和感到愉悦。数字时代,人们的阅读方式更加便捷,可以随时随地进行阅读,不用坐在书桌前一页一页苦读,只要拿起手机就能阅读。不想看密密麻麻的字,可以听书,作品以相同的音调被念出来,变成做事时的背景音。还有画面精致的视频阅读,成为可口的“下饭菜”。即便不读、不听、不看,也会有AI帮人们对书的内容进行总结。

从内容来看,阅读变得令人愉悦。当阅读对象可以被分析,阅读习惯精确捕捉时,系统就会根据人们对喜好的掌握,主动推荐阅读内容,所以我们总是能读到让人感兴趣的内容。可读得多了,对套路熟悉以后,这样的作品就不再能激发我们的思考,而变成了一种惯性阅读和爽感阅读。这种阅读其实是一种“被迎合性”阅读,它不再是一种主动的精神劳动,而是被动的投喂。从结果来看,忙碌生活里依然坚持阅读,大



警惕被量化、被迎合的“悦读”

□霍艳

◆当阅读的介质发生根本性转变,从纸质媒介转移到电子媒介时,被测量的不仅是阅读的对象,还有阅读这一行为本身

◆数字时代,我们看似拥有无限的阅读对象和绝对的阅读权利,但是在阅读对象的挑选上,我们甘愿让出了自主权

量阅读且阅读姿态虔诚的人,能收获旁人的赞许与羡慕。但为了这种赞许,也有人粗糙阅读、片段阅读以获得一种虚假的“饱腹感”,甚至有人根本没读书,仅凭AI生成一段图文,依然能在社交媒体上装扮出一副读书的姿态。

数字时代,我们看似拥有无限的阅读对象和绝对的阅读权利,但是在阅读对象的挑选上,我们甘愿让出了自主权,不再遵循知识的逻辑线索和经典的系统性,而是更迷信读书博主的推荐和媒体开列的书单,认为这是一种与未知世界邂逅的“缘分”。但我们没看到读书博主背后的流量投放、付费推荐、销售提成,直指个人的文案和金句都经过了商业对人性的精心计算。

阅读正在从一个人的孤独变成一群人的狂欢,逐渐凸显出一种社交属性。在网络文学领域,李玮教授认为,读者可以在阅读过程中实时发表评论,与作者、其他读者展开即时交流,甚至直接影响情节走向;还可以通过打赏催更、宣传推广、反盗版维权等行为,与作者建立起深度情感链接,将读写关系转化为社群人际关系,让阅读从个体行为转化为群体社交实践。但是对于严肃书籍的阅读,大家往往只是“读过就算了”,不再进行

深度讨论。虽然也有各种线下读书沙龙、读书会,但更多变成了一种休闲活动,更多在于读过作品也可以去参加,人们的目的更多在于拍照、打卡、发小红书,而非真正交流书籍本身。

阅读的方式多种多样,阅读的内容贴近人心,阅读能收获赞许还能促进社交。可实际情况是,我们看似读了很多的书,却从阅读中获得越来越少。过去那种如饥似渴、不忍释卷的冲动不再出现,合上书本醍醐灌顶、豁然开朗的满足感也不再拥有。我们只是不停地阅读、标记、划线,可一无所获。

这背后还有着更深远的影响,我们通过阅读训练出来的长时间保持专注的能力在不断丧失,我们越来越坐立难安,很容易被各种信息打扰。近年在年轻人群体里流行着一种“拼豆”游戏,这个游戏被发明出来是用其锻炼儿童精细动作和专注力的,现在却被成年人用来屏蔽嘈杂,把自己从信息过载的世界中抽离出来,通过沉浸在眼前的微小世界中,来重建一种内在的秩序和定力。如今我们通过付费努力寻回的这种专注状态,其实以前是阅读免费提供给我们的。过于浅显的内容和趣味迎合,也使我们逐渐

丧失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,看待问题的方式越来越单调。我们不再仅仅通过阅读获取知识,更喜欢直接问AI,想要一个现成答案,而不是自己探索。判断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,本来是人类最核心的竞争力,如今却被我们甘愿放弃。同时放弃的还有与未知的惊喜、突然的顿悟、惺惺相惜的灵魂邂逅的可能。

这样的阅读环境,也使得作者变得不再勤奋,他们不再将创作视作一场读者与作者的智力竞赛,而变成对读者趣味的捕捉与迎合,最后干脆变成热门社会议题和情节爽点的拼贴。这使得当下市面流行的读物变得越来越简单,让人不再认真对待它们,形成一种不健康的循环。

不久前,我读到一本名为《大厂小民》的非虚构作品,体验了一次不愉悦的阅读经历。一开始,我抱着看爽文的心态,想看作者如何把在大厂的经历吐槽成段子。但看了几页,我不得不严肃对待这部作品,甚至不能躺在床上阅读,必须端坐在书桌前,因为作者每一句话都充满着对这套成熟、冰冷系统的反思。如网友所言,它完善的运作机制已经深刻嵌入个体时间、身体、行为、情绪与价值判断中。在人的不断异化中,作者却努力对抗,想保留一点感受力、判断力,甚至是尊

严,使自己不至于沦为一个标准件。但最终她还是收获了系统“不尽如人意”的评价,并被淘汰。在阅读过程中,我不断对照自己的学术生产机制与大厂运作机制存在哪些异同;当我开始戏谑地称自己为“学术牛马”时,是不是正代表它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?作为一个专业读者的我,已经很少获得如此震撼的阅读体验,猛然发现大家都处于相同的境遇中。

面对数字时代的阅读变化,一些人不由得怀念起过去的阅读时光。从前没有那么多的选择,每一本书都经过了精挑细选,那时的阅读充满仪式感,人们端坐在书桌前,可以抽出一整块时间,保持高度的专注。从前的阅读富有挑战性,即便是读不懂的书,也要靠查字典、反复阅读来把它搞懂,是一种“攻读”。即便没有阅读的条件,人们也努力创造条件,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阅读成为很多人难忘的记忆。现在太便利的阅读条件、取悦人心的内容推送、太直接给出的结论、随时被中断的阅读进程,反而让我们失去了对阅读的尊敬,整个人也止步不前。

好在也有人愿意在阅读上下一番“笨”功夫。在京郊的新工人文学小组,除了每周的文学课堂外,今年新增了图书共读的活动。不仅是享受阅读的乐趣,也是为了让参与者学习写作技巧,以便更好地记录自己的生活。他们以季度为单位,每个季度选择一本书,由志愿者担任领读的角色,负责梳理每章节的核心内容,解析作品的写作技巧,然后由小组成员针对书目进行有针对性的发言,最后现场进行15分钟的写作练习。活动线上线下相结合,大家相互督促,每个季度末还会安排一次编辑或作家参与的读书分享会。他们还计划年底汇编成一本文丛,收录工友们的读后感受和原创习作,检验阅读效果。

工友们的阅读条件虽然有些艰苦,他们文化水平一般、工作紧张,也负担不起昂贵的书价,但他们愿意牺牲休息时间进行阅读和逐字逐句地讨论,在字里行间深潜,把阅读当成一种挑战,反而值得我们学习。

阅读那么好的事,应该被更认真地对待。(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青年学者)

